多彩人生

扫墓之旅

——半世纪异国悲恋

林怀秋 著

长春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



参锅(武田)文子——小稣



别府(上林)幸子——别姜

谨以此书献给参锅文子、别府幸子

前　言

近四十多万字的文章终于完稿了。经反复思量，最终定名为多彩人生《扫墓之旅——半世纪异国悲恋》。作为晚年之乐也好，人生总结也罢，一个生逢世纪之交的七十六岁的老人，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在他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总该留下点儿什么。至于写得好与不好，世人如何评价，那都是次要的。近年来写个人史的大有人在。我声明，我写这本东西，绝不是赶时髦。更不想，也没有自信发一笔财。倒是觉得宁肯倒贴出自己的“过河钱”也非得出版，才能对得住我那已故的两位异邦的多情女子——我的同志、战友、恋人。

文子、幸子，安息吧！

林怀秋

2003年9月于长沙望月湖春秋书斋

目　录

第一章　在万米高空 / 1
第二章　来自扶桑之国的父女 / 8
第三章　千金之托 / 15
第四章　双双相继从军 / 22
第五章　战斗的岁月 / 26
第六章　鸽子洞沟巧遇 / 53
第七章　太子河畔 / 70
第八章　夜过赛马岭 / 77
第九章　激动人心的五个月 / 92
第十章　野战医院的日日夜夜 / 100
第十一章　“抗美援朝”的炮声 / 108
第十二章　棒打鸳鸯 / 120
第十三章　并不如意的自主婚姻 / 132
第十四章　转业地方，一落千丈 / 153
第十五章　大海寻针竟到手 / 168
第十六章　文革大火又摧折 / 177
第十七章　三十年后喜相逢 / 189
第十八章　一次漫长的旅行 / 211
第十九章　上海一别成永诀 / 244
第二十章　恼人的家事 / 251

第二十一章　与教育的不了情 / 270
第二十二章　第一次扫墓之旅 / 288
第二十三章　遭劫记 / 309
第二十四章　古稀岁古战场、故乡之行 / 317
第二十五章　“江城五月落梅花” / 342
第二十六章　第二次扫墓之旅 / 361
第二十七章　北上南下，旅行频频；送往迎来，门庭若市 / 391
第二十八章　物质上的“穷汉”，精神上的“富翁” / 424
后　记 / 441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

第一章　在万米高空

我在国内已多次乘坐飞机，然而这次坐的却是国际航班，是飞往我魂牵梦绕五十余年的地方——东瀛扶桑。

半个世纪，只是历史极其短暂的一瞬，然而对于人生来说，却很漫长。在这期间，世界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多得难以记述；一个国家的变迁更迭、隆替兴衰，也是层出不穷。至于在其中生活的个人，所经历的酸甜苦辣，回忆起来更是多彩多姿，无不带有时代的烙印。屈指算来当时六十有八，可以说是来日无多。时至今日虽略嫌迟了一点，但总算是有这一次难得的机会，用一次访问，了却半个世纪以来的心愿。

我和她曾经约定，或者是把她接来，在中国的山村——我们一道打过三年游击战的地方，辽东山区的抚顺、本溪、新宾三县交界处——度过我们的余年；或者是我到她那儿——日本四国岛北部E县的小城市K——去定居，了此一生。然而此次海外旅行，



我国辽东山区抚顺、本溪、新宾三县交界处



日本E县小城K市

两者都不是，她已于1985年2月27日，离开了人世，两种设想均已化为泡影。我此行目的，一是为了采访，以充实我们这曲折离奇的故事；二是为了慰藉她那过早辞世，宏志未酬的寂寞灵魂。此刻我的心情是如何沉重，可想而知。

在万米高空，不时穿过棉絮般的白云，随着景色的变化，五十多个春秋的往事，便一幕幕在我脑海中翻腾……

1942年春，在国家多灾多难之时，一位日本的中年外科医生M和他带来的一位少女踏上了这片土地。从此身处敌对国家的两个家庭，开始了历时半个多世纪的交往。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已经五年，又配合法西斯德、意两国发动了意在称霸世界的“太平洋战争”。自从太平洋战争开始到1942年5月为止，在仅仅不足半年的时间里，日本便把西太平洋和东南亚整个地区，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但侵略者总是好景不长，在1942年6月以后，经中途岛海战，日本失去了主力航空母舰四只，在瓜达尔康纳尔岛，失去了众多海军第一线的飞行员，失去了陆军两个师团的战斗力，受到了大伤原气的打击，从而形成了战事吃紧、节节败退、败局已定的局面。这使它顾不了许多，连胡子兵也征用。这位中年行医漂泊海外的人也难以幸免。一纸征召令下来，他只好忍痛让自己的爱女孤身一人去安东学护士，好有个终身职业，自己则圣命难违地去军部报到，把女儿托给了异国的邻居——我们一家。医生终于把性命丢在了菲律宾战场，他的女儿从此成了有家难奔、有国难投的海外孤儿。1944年我代表全家到安东去看她。不久她提前结业，被分配到安奉线上钢煤之城B市的“满铁”医院当护士。一年后，日本战败。中国虽然战胜，但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兵慌马乱，想再去看看她，却难以成行。

1945年冬，她忽然来信，说是她们医院已被八路军 (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民主联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 接收。她自愿参军，不久因为战略需要，暂且转入了辽东山区。我本想升入大学，但家境不支，战争又要开始，和平变得遥遥无期，我毅然投笔从戎。

1946年春全面内战爆发。经过一年多的敌后游击战争，我军开辟了相对稳定的敌后革命根据地。

国民党从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我党决定暂时主动放弃延安，山东的许多重地也暂且落入国民党军之手。战局处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下，战况反而更加危险更加紧迫了。

1947年春，被称为“五·一”大扫荡的前夕，郑家堡子东沟三天军事训练，被迫中止，几万之众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方圆不足百里的敌后根据地压来。国民党军推行日本侵略军在我国华北实行的“铁壁合围”“梳篦战术”“集家併屯”政策，白天炮声隆隆，夜里放火烧村，百姓遭到屠杀。

为避其主力，从军分区到各团，除留下少数精干分队之外，都转移到敌人的封锁线外。由于长期营养不良，我患上了夜盲症和严重的脚气病而寸步难移。在那种环境下不能行军打仗，对一个战士来说是致命的。因环境恶劣，政委决定带队冲出敌军的重围。因为有马匹会暴露目标，他把心爱的战马杀了，给伤病员增加营养，并决定把我留下就地隐蔽。刚好军分区的后方医院转移到中朝边境，准备随时越过国境进入朝鲜，就留下了经验丰富的日籍医生和护士跟随军分区机关以应急需。

在团政委的要求下，军分区领导同意将这名护士留下来，并隐蔽在当年杨靖宇将军抗日战争时战斗过的三块石脚下的鸽子洞。沟内地势险要，易于隐蔽。当时我既不能走，又看不见，也被当地老乡用担架抬到那儿。竟有意外的惊喜——这名护士正是我日思夜想而无法寻觅其踪迹的F子。

我们在鸽子洞及其附近的地窝棚，共同度过了一个多月的野人生活。在极其艰苦危险的情况下，我们靠一点咸马肉、野山菜、粮袋中的炒米和小溪流中的哈什蚂、小鱼、蝲蛄活过来了。在她的精心护理下，我竟奇迹般地能稍稍看到东西和拄上拐棍行走了。她已完成了护理我的工作，军分区机关一回来，她就奉命回军分区卫生部野战医院了。这次我已知道她的下落，一颗心才放下。这是1947年五六月间的事。

又经过秋季攻势，正如党中央和毛主席所料，整个东北、辽东和全国的战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辽东的安东、通化及广大地区全部解放，解放区连成一片，我们从此也有了后方。整个国民党军由战争开始时的全面进攻而转为重点进攻，这时则由重点进攻转为重点防御，以东北辽东地区来说，渐渐只剩下几座大中城市和铁路沿线的少数地方。环境好转后，不久我便被指名调到军分区机关所在地位于本溪最东部太子河畔的重镇碱厂，在军分区政治部的宣传队当了一名宣传队员。

当时对队员的要求不高，可演戏却是我最打怵的事。军令不能违，只得硬着头皮干。好在与F子同在一个小镇，总有见面的机会，这一点我很欣慰。不久我调入政治部组织科。由于战争形势发展很快，为了加强宣传工作，我只身去刚被二次解放的安东采购宣传办公用品。兼代表组织去看望一位劝退的同志。对于这有着我和F子足迹的地方旧地重游，我自然是愿意去的。只是当时要冒生命危险通过一道亡命匪徒出没的大岭。前不久还发生了一起去安东军区受训的赤手空拳的干部数十人，遭到一帮匪徒袭击的惨案。伤亡惨重，使我军痛失一批久经沙场考验的精锐。F子也捏着一把汗为我送行，一路上她再三叮嘱我带出她的份儿来。也许今生，她再也到不了对她来说那个值得纪念的地方。

战局的发展比预计的要快，需要迅速培训一批干部，以迎接与国民党的大决战。1948年初夏，我再次奉命去安东，在军区教导大队参加为期半年的军政短训。不得不告别F子，再次到缘分很深的安东。初时在市内，后移至新址六道沟。告别F子，时势和战局的发展神速莫测，不知此次一别何时何地还能相逢。

几个月的紧张训练，是在捷报频传令人眼花缭乱中度过的。1948年由秋至冬的那段日子激动人心，在与国民党军的决战声中，开始了辽沈战役，不久东北全境解放，“四野”大军随即挥师进关、南下。此时军校不得不提前结业，投入战斗。可惜，东北的战事只剩下尾声了。在执行了一次带俘虏的任务之后，归队到了煤都抚顺时，我师已经破城进驻。我在487团仍担任宣传干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

事。转年在抚顺迎接了开国大典。当时还没有电视，只开全团军人大会，收听的广播。

在调到师政治部宣传科之后，由于长期劳累积劳成疾进了163师野战医院治疗。在新屯公园野战医院中，虽然患病，并且是在动荡的年代，但却是与F子在这一生中度过的最长、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我师奉命参加抗美援朝开赴前线。此时尽管中日邦交尚未恢复，但日方通过国际红十字会组织，要求遣返留用的日本人。照理也应该让她回到自己的祖国。因系统一行动，根本就不考虑每个人的不同要求，硬是一律遣返。在遣返前先集中到华北军区卫生部，当时F子被安排在北戴河某疗养院当护士，边工作边等候接送船只的到来。谁知一等就是三年。

送别了F子，我出院归队，又来到了抗美援朝前哨的安东四道沟。说来也巧，这儿正是F子学习护士工作的学校所在地。从此开始了两地书的生活，F子经受不住这一打击，陷入了极度苦恼而不安心工作的情况，出现了精神失常。这一情况很快被双方组织察觉，被下达了“立即断绝关系”的严命，我们不得不忍痛“斩断情丝”。

后来才得知，F子是1954年回国的。她在回国前夕，在“结婚热”当中，违心地草草与一位同样留用的日本人结了婚。这宗没有真爱的婚姻，注定要失败。果然在归国后不久，她便遭到对方的遗弃并留下一子。这孩子是在归国前出生于天津的。她凭着不高的学历，用女人的一双手，艰难地把儿子养大成人。还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在寸土寸金的东京盖了一栋小小的私宅，真不容易。儿子倒还争气，现已成为一名薪资工作者。

我在后来也成家。怎奈运途坎坷，吃尽苦头。1958年转业地方之后成为监控对象，1961年辗转到了湖南。在长沙恰遇印尼排华事件，通过印尼归侨学生与F子接上了关系。自从1950年冬于辽宁省抚顺分手，虽然通了一段时间的信，但自被迫中断以来，一别十余年又得以再续前缘。当时因尚未与日本恢复邦交，通信

需经香港转来转去颇费时日。而这种通信也未能持续很久。文革开始前，又一次被迫中断了通信联系。

在文革大火中，烧掉了抗美援朝前夕我们的合影、她的两度来信、F子归国后的历史照片、她赠给我的漆盖碗、松原司药给我的历史照片和世界名曲集，只有贵重的信物无价之宝的银筷、抽纱和“三味线” (和式三弦) 躲过大劫保留下来。

十年浩劫终成过去，我在最后有效的十年，无论如何也想让幼、少年时期所学日文派到用场。几十年来日语未丢，也主要是因为对F子的思恋。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总有一天能见到她，以了却青年时代的心愿。也觉得只有终生不放弃对日语的钻研，做中日友好的推动者，才有可能与F子第三次接上关系。

后来经在北京搞日本文学编辑翻译的W女士热心帮助，竟在东瀛一亿多人口的茫茫人海中，又一次寻到了这根“针”。

1979年秋，我从长春开完第一次全国日本文学研究会回来，又收到了自1965年文革前夕以来，F子时隔十四年的来信。从此便开始了与F子的第三次书信来往。直至她不幸去世的1985年，或稀或密，从未间断。在这六年之内，我给她的书信在百封以上，她给我的来信也多达数十封。

再度接通关系后，她知道我无法东渡，所以她的第一件事就是迅速来华与我相逢。1980年10月，她选择了随团来长沙的旅游路线，我们俩实现了三十年后的第一次相逢。

在两年后的1982年9月，于上海第二次见面。她和两年前在长沙一样，牺牲了集体活动时间，与本院的一名女护士和我在上海玩了一天。临别约好下次在苏、杭相会，谁知这次相会竟成永诀。

她回国后发现身体状况反常，没想到竟患上了癌症。后来信件锐减，原本由她提议的每周一封来信渐失规律，从文笔上也可以看出是挣扎在病床上写的。由此我推测出她必定是得了不治之症，常常住院，但决未想到她竟一病不起。照理我应东渡日本去看她，但因种种原因，诸如奋斗了一生，仍处于赤贫状态，砸锅

卖铁，也凑不够路费；当时办理出洋手续比登天还难，即使有钱，也出不去。1985年2月末，我突然接到她的闺中密友二宫铃子女士 (也是1980年三十年后喜相逢时她长沙之旅的同路人) 的来信，说F子已于1985年2月27日不幸去世。这晴天霹雳把我打蒙了，使我半天没缓过神来，随后泪水夺眶而出。从此，在这个世界上我失去了一位最好的战友、同志、恋人!

随后她儿子也来信向我报丧，并详细地叙述了他母亲病逝的经过。信中最为催人泪下的，就是提到按她本人要求的三件殉葬品。这位孝顺的儿子，为了纪念他的亡母及他亡母与我抱憾终生的感情。特地选择了他母亲与我三十年后相逢第一次旅游的路线，踏着他亡母的足迹到了桂林。要在桂林将他母亲的遗物当面交给我。在她去世后的第十年——1995年，我终于实现了东渡扶桑，不是去实践我们的约定，而是去作扫墓之旅！……

这种感情的可贵，就在于一个侵略者的民族，在本国统治者气焰嚣张不可一世、视本民族高人一等时，能够平等对待受辱民族的人民。这说明在人民之间超越国界的感情是相通的。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倒台，作为一个失败而有负罪感的人，仍能不失民族自尊，心甘情愿地为我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而浴血奋战，无怨无悔地参加战斗。人最大的幸福，莫过于被这样一位纯情的异国女子所爱。她能够五十年如一日，不管彼此的国家发生多大的变化，都思恋着一个人。在她身上体现着东方民族，明治、大正以来纯情女子的风范。这就是我们纯洁高尚的跨国恋情何以能够绵绵延续五十载!

第二章　来自扶桑之国的父女

1927年农历中秋节的前一天，我诞生在山东省滨州市黄河故道附近一个雇农家庭。如今那儿离名声显赫的胜利油田总部所在地东营不远，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那儿饱经军阀战乱，民不聊生，水、旱、蝗灾频仍，加之自然条件极差，地势低洼，盐碱盖地，有种无收。这饥荒逼得人不得不远走他乡，在乡亲们的提携之下纷纷到边外去“闯关东”觅条生路。

我父亲崔维泰，生于1901年，他14岁时，就跟着我二祖父去“闯关东”，在二祖父经营的一家在当地颇有名气的饭馆“双聚楼”当小徒弟。



最早的一张童年照片

二祖父从我们家族来说，算是“闯关东”的第一代。他混得已经相当不错了，不但在那儿站住了脚，还当上了老板。老板嘛，总是不讲亲情的，虽然与我父亲是亲叔侄，但关系却是赤裸裸的主人与奴隶。

少年维泰受了几年剥削，吃了不少的苦，后获得主人的恩准，给了半个月的假，于18岁那年回山东老家与母亲田氏（解放后50多岁自取名字叫“田珍”）完婚。其实像维泰这样的逃荒小伙计，是无力成家的。没有谁家女儿肯允婚。我外公田士祥虽无文化却头脑聪明，是一名走村串户的货郎（后追随乡亲到关外S镇摆摊床做小生意，发了点小财，还找了一个姓朱的当情妇，拉起了“帮套”。三位舅舅也时常跟着去东北打工。大舅是位农业“里手”，解放后当了县的“劳模”。二舅由于过度聪明，不久染上吸食、注射“白粉”

的恶习而客死他乡。三舅有点弱智，后来回家乡参加了“三野”陈毅的部队，渡江解放上海。复员后回到滨州在沙轮厂当了一名工人) 农活样样精通，为人也勤快。他为什么把自己的女儿许给了崔家呢?说来话长，他并不是看中了崔家，也不认为维泰将来会有出息。而是因为母亲自幼多病，这位精于盘算的外公，为了把这个“包袱”甩给崔家。说来也怪，自从母亲嫁到崔家，身体反而好了起来。直到活了八十多岁，为崔家生了九个子女。其中夭折了三人，剩下了六兄弟姊妹。



我的父亲崔维泰

维泰婚后并无带走妻子把她养活的能力。不得不在婚后匆匆返回S镇继续做苦工。往后只是每隔一两年回故乡探探亲。这在旧社会只身外出谋生者中，是很平常的事。又经过十余年的苦熬，在日本远东阴谋1931年“9·18”事变之前，在我四岁刚刚记事的那一年，才把妈妈、我和三位姐姐接到了东北S镇。

我们总算有了个安定的家。但随着“9·18”日军侵华的炮声，日本一手策划的“满洲国”诞生了，与此同时，一批批的殖民者——各式各样的日本人来到了我国东北。不管是干什么的，大多是以胜利者、征服者、太上皇自居，趾高气扬，凌驾于中国人之上。因此，在我的心灵中，自幼就埋下了民族仇恨的种子。

这个多子女的家庭刚一团聚，就发生了一场生活危机，顿时陷入贫困之中。原因是父亲维泰因不堪二祖父的酷吏虐待，发生争吵而被解雇失业在家，一家六口全靠母亲给人做针线活儿来维持。三个姐姐因家境贫苦，都没有读什么书，给日本人带孩子和揽点衣服来洗，以贴补家用。

S镇的格局是这样的：火车站前有一条全镇最宽的马路，是商业街。以这条街为界，以北是日本人居住区，当时虽然极少楼房，大多是平房，但日本人居住区却规划得整整齐齐，设施完善，都是一栋栋纵横有序，绿树掩映，铺着柏油路。早来的日本

人大都住在那里，分到一套住宅。而中国人居住区的马路以南，却是弯弯扭扭的小巷，道路没有铺装，路面坑坑洼洼，晴天尘土飞扬，雨天一片泥泞。也没有什么绿树，大多是草葺房，很少有瓦屋。不少都是老少三代挤住在一起，是地地道道的贫民窟。大马路两侧，俨然是两个世界两重天。马路两侧的中国人和日本人，虽然都住在同一个S镇，却从不来往。在中国的国土上，中国不懂事的小孩子到日本人居住区去玩儿，常常受欺负挨打。当时的S镇，只有远在中国人居住区的南郊小格镇堡有一所初级小学。念得起初小的学生，每天要跋涉七八里路上学。最苦的是居住在日本人居住区北端的铁路工人子弟，他们不但每天要来回走十几里路上学，还要通过日本人居住区，常常遭到顽皮的日本儿童的殴打，还常被狼狗追逐咬伤，所以每每需要结队而行。



小学生时代

后来的日本人因一时分不到公房，或因生意上的需要，也有少数人在站前大马路上，与中国人杂居。与这样的“高级民族”为邻，便成了中国人感到很不好相处的事情。

偏在这时，来了一位蓄着小胡子的相貌和善的中年日本人，还带来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少女，很客气地到我们家看看，用半懂半不懂的汉语说：“你们好！我是一个日本的外科医生，刚从朝鲜那边来。听说你们这里缺医少药。我想在这里开一家小医院……今后还请多多关照。我姓M，今后就叫我M大夫好了。



中学时代

“她叫F子，是我的独生女儿，刚进高女，也就是女子中学。”然后望着我说，“你们年纪差不多吧?你上中学没有?”

我用日语说道：“我在奉天读书，也是

刚进中学，是1927年生的。”

“那正和F子是同岁。你们往后好好相处吧。”

F子听到我说日语，她笑着和我打招呼，点了点头。

就这样，我们两家成了邻居。我发现这父女二人与一般日本人不同的是，不以统治者自居，能以平等的身份待人。

这家医院很快就开张了，名为“平民外科诊所”。还请了一名护士，F子一面上学，一面操持家务，也常帮助父亲工作。生意很红火，患者既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M医生对各个民族的患者都一视同仁，对个别生活困难的，还能减免收费，口碑很好。在工作之余，与我们一家人的感情也日益亲密起来，彼此常来常往。看到我父亲失业，家境困难，便出面介绍，帮助我父亲在一家日本会馆找到一份杂工的活儿，还帮两个姐姐在两户日本居民家中找了小保姆的工作。这一来，我家的生活就有了好转。

有一天我父亲和母亲商量，第二天是中秋节，让我到M医生家去一下，请他们父女在中秋节的晚上到我们家来赏月，包一顿饺子请他们的客，以答谢他们的好意。

在相处的这段时间里，我父母和我三个人，都几乎免费地由M大夫用手术刀留下终生的纪念，也是两国人民之间感情的一点儿标志。我的父母都早已过世，惟独我的上嘴唇上方，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还留有浅浅的疤痕。

那是1943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经不起日本街那边鼓乐喧天的引诱去看热闹，遭到一个日本恶汉唆使狼狗的追逐。我在结冰的地面上拼命地往家跑，不小心滑倒，正跌在一块尖冰上。觉得上嘴唇上面一阵麻木，爬起来一看，浑身、满地全是血。只听得身后那个恶汉一阵狂笑声。我用手捂着嘴往家走，正被开门的F子碰见，她便一把将我拉进屋内，过了一阵我才感到疼。

“爸爸，快来给怀秋看看。看他这一身的血!”

M医生出来，父女俩忙和了一阵子，给我消完毒，缝了好几针，半个来小时才处置完。F子问我：“疼不?”“还好，真太感谢您们了!”“别这么说。我送你回家吧。”

我父亲的手，是在日本俱乐部当杂工时，不小心在洗杯盘时把左手食指割破了。以为这点小伤不算什么，就随便自己用布条包扎了一下。谁知化了脓，肿得很粗，晚上疼得不能睡觉。这才找到M大夫。经检查，说是已经成了破伤风，需立即开刀、打针，否则整个左手都得截掉，还有生命危险。在M大夫的精心治疗下，才保住了这个手指，但却割掉了食指的半个骨节。我母亲是下巴上生了个毒疔，痛得要命，这一大家子人的衣着、吃饭全靠母亲张罗了。她如果有个好歹，这一家老小就全完了。用了不少偏方，总不见好，进城上大医院又没有钱。父亲急得团团转，只好去求M大夫。经过他的精心治疗，没出一个星期就好了。但下巴上留了一个“红十字”。以后的几十年里，当妈妈照镜子看到这个红十字，就想起M大夫这异国的父女，而唏嘘不已。

一天晚上，M大夫忽然派F子来敲我们家门，说是有急事请我父母和我过去一下。我们一进她家吓了一跳。只见她父亲M大夫已迎候在门内，一反常态，一副极其严肃的表情。他准备了战争年代，连日本人的餐桌也早就绝迹了的鱼、肉、清酒、啤酒。

“大哥、大嫂请坐。怀秋和F子坐在边上，我在对面作陪。”

“M大夫，这是怎么回事?”

“大哥，实不相瞒，这是咱们两家之间相处一场的离别宴。这些酒菜还是我托关东军的一位军官从军队的酒保中弄来的。这也许是我们父女的别离饭……”他声泪俱下，说不下去了。F子也难过得低头啜泣。过了好一阵子，他强行抑制着自己的悲痛说：“今天晚上我要拜托您一家……请你们救救……我这一生中惟一的一个爱女……”

说着，他和F子便双双跪倒在铺席上。我和父母亲仍摸不着头脑。好一阵子，他们父女才抬起头来，已经泪流满面。

“大哥。首先是我们国家对不起中国人民，对本应是友好的邻邦，犯下了侵略的罪行。我作为一个头脑清醒、良心未泯的日本知识分子，对我国政府的倒行逆施而感到惭愧。医乃仁术，施行人道主义，治病救人，是我的人生宗旨。但日本政府已经军国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